

# 大地赞歌

## 传承

### 棉田“铁娘子”

周华诚

赵晓雁刚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，周曙霞已经是棉田里的“铁娘子”了。

那是2007年。赵晓雁跟着周曙霞进棉田。7月的新疆，阳光很热烈，他戴着草帽，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，不一会儿，衣服就湿透了。他看了一眼棉株中间的师傅——周曙霞弯着腰，一朵一朵地观察花朵，动作不急不缓，仿佛那灼人的日光对她不起作用。

“去雄的时候，苞叶可以摘掉，”周曙霞头也没抬，声音不大却很清楚，“花基部的白膜，一定要留着。”

那是一层薄如蝉翼的半透明薄膜，包裹着幼嫩的柱头。赵晓雁学着师傅的动作，小心地用镊子拨开苞叶，夹住雄蕊，轻轻一提。第一朵，成功了。第二朵，白膜破了一个小口。

周曙霞走过来，看了一眼，把那朵花举到他眼前：“伤了白膜，柱头就干了。这一朵，就废了。”

她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。但赵晓雁记住了。从那以后，他留意不弄伤每一朵花的白膜。

新疆棉花的花期，在6月20日到7月10日之间。科研人员追着花的节奏，一天也误不得。头天“去雄”后的花，套上纸袋，防止花粉污染。第二天，再取出“父本”的花朵，用它轻轻摩擦“去雄”后“母本”的柱头，完成授粉。那段时间，科研人员在棉花株行中弯腰、抬手、去雄、授粉，如此反复。

一师农科所的棉花育种科研工作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代代相传，攻克了很多难题，也创造了新疆棉花的奇迹。

周曙霞的“拼”，所里人都知道。新疆的冬季漫长，为了压缩育种周期，育种要在本地和海南两地交叉进行。海南的夏天比新疆还闷热，蚊虫又多，田里的活儿全靠自己动手。周曙霞带着课题组，天不亮就下地，一直干到天黑。赵晓雁记得，有一次师傅蹲在田埂上吃午饭，手里拿着馒头，眼睛还盯着田里的棉花。吃着吃着，她忽然放下馒头，指着一株棉花的叶片说：“你看，这个叶形，抗病性应该不错。”

后来那株棉花被选出来，果然抗病性优异。“师傅的眼睛，是练出来的。”赵晓雁后来常跟年轻人说：“你在地里待的时间长了，棉花自然会把你秘密告诉你。”

凭着这股子能吃苦的精神，周曙霞带着课题组，攻克了三系杂交棉的一个个技术难关。

30多年间，她承担和主持多项重要科研项目。2006年，周曙霞选育的“新杂棉2号”成为我国审定的第一个中部长绒陆海三系杂交棉品种，应用了“三系配套技术”。当年该品种累计示范推广面积近1万亩，为新疆自育杂交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退休前，周曙霞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

赵晓雁觉得，师傅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那枚奖章，而是她留在棉田里的那些看不见的“遗产”，比如那层必须保留的白膜，比如看叶形判断抗病性的直觉，比如“舍了才能得”的育种智慧。

有一回，赵晓雁问师傅：“三系搞了那么多年，最后放下了，遗憾吗？”

周曙霞想了想，说：“舍了才能得。这条路走不通，就走另一条。搞科研，不能一条道走到黑。”

这些年，新疆大地上的棉田里，机械化种植和采收已成主流。为了适应机采，棉花育种做了很多创新。另外，为了减少机采留下的杂质，现在的棉花品种对脱叶剂反应很敏感，能快速、均匀地统一落叶。

现在，赵晓雁已经是棉花研究室的主任了。和师傅一样，他也常年待在棉田里，在烈日下弯腰，指着棉花的花朵对年轻人说：“去雄的时候，苞叶可以摘掉，但白膜要小心保留。”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但有些东西，从未改变。比如，对一株棉花的耐心，对这片土地的承诺。

“师傅”，在不少地方是一个万能的通用敬称。曾经，人们问路、找人、购物，开口都是“师傅”。

一声“师傅”，是对劳动的尊重，是对技艺的信服，更是人与人之间善意的联结。不过，随着职业细分、社交迭代，“师傅”已渐渐淡出日常。当下，AI(人工智能)渗入各行各业。AI知道得太多了，它24小时在线，能调用人类文明几乎所有的公开知识。如果你想学一项技能，AI甚至能比一些金牌师傅讲得更清楚、更系统。经验这条护城河，正在被现代科技一点点填平。

师傅，还有未来吗？我们在生活中还需要师傅吗？

当然！

经验可以复制，判断难以替代。

从前喊一声“师傅”，敬重的是那手绝活。铁匠一锤定音，木匠一锯成型，瓦匠一铲成平，都是十年八年熬出来的功夫。现在，人在干活，AI在记录，人工智能可以精准复现每一个

## 师傅，守艺，也破局

沈兆仁

动作，而且更快、更稳、更准，那么，师傅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？其实，师傅的底气，以前靠“我知道”“我熟悉”，现在靠“选得准”“选得对”。当AI给出10种方案时，师傅的价值在于挑出最有效的那个；当AI出错时，师傅的价值在于第一时间发现异常；当所有人都依赖数据时，师傅的价值在于提供数据之外的经验与视角。

AI教做事，师傅教做人。

过去，师傅教徒弟，“技”和“道”融合在一起，技中有道，道不离技。徒弟学手艺的同时也在感知分寸，学技术的同时也在锻炼耐心。如今，AI拆解动作、模拟训练，做得比人还快

还准。但是，和“技”长在一起的那些“道”——守住底线、把握分寸、扛起责任，以及临场判断的直觉、模糊地带的权衡、面对压力的从容、遭遇诱惑的定力……AI还不会，依然需要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、有胆有识的师傅来“带路”。

师傅教你在满屏答案、一键生成的便捷里，保持清醒，不浮躁、不盲从。算法也许能给出最优解，却未必能给出价值权衡与道德判断。一个人的职业素养，除了技术，还有审美、良知、远见……这些，只能在师徒的日常互动中潜滋暗长。

昔日“传帮带”，如今“守艺人”。

“传帮带”，是职场上以老带新的传统方

法。AI时代，师傅传什么？不光传手艺与知识——这些AI懂得更多，今天更要传的，是职业态度，是劳动精神。

不久前，媒体报道了一位做“翻里花”的手艺人李梅。一朵纸花，做了近20天，上百层纸片一张张叠，染色不偏不倚。AI可以复制她的每个动作，却回答不了：为什么要守着一朵花这么多年？跟在师傅身边，学习师傅如何在枯燥中保持认真，如何面对失败不放弃，如何精益求精反复打磨。日久天长，那种专注、坚韧、勤劳、匠心，总有一天会“长”到你身上——只有领着你、带着你甚至推着前行的师傅，才能在言传身教中，让你感受到什么是劳动者的工匠精神。

今天的师徒关系也在变，不再是终身依附，变成了项目制、短期组合，甚至互相学习。帮什么、带什么，也因时而异。但不变的是：在你被算法裹挟、信息淹没时，师傅会提醒你——何为真，何为假，何为界。

师傅，守艺，也破局。



### “孙大圣”守桥

姜国标

“你师傅人叫‘孙大圣’，就在桥上。”叶奇奇刚报到时，车间主任的嘴里就蹦出这句话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师傅大名孙凤生，人称“孙大圣”，带过不少徒弟。师傅在桥上，一点儿也没错，他的工作地点就在桥上，他的心思也全在这座桥上。

1996年，京九铁路开通，九江长江大桥投入使用，28岁的孙凤生就开始了守桥生涯。

第一次跟着师傅上桥，叶奇奇双腿直打颤。大桥是钢梁桥，走在镂空的钢格栅步行板上，滚滚江水尽入眼底，仿佛在拽他的脚。大桥拱顶距江面70多米，江风嘶吼，似乎要把人掀翻。他偷偷看一眼走在前面的师傅，爬钢梁、下墩台、上拱顶，这里查查，那里探探，虽然身形微胖，但脚步稳健，灵活着呢。

“你只要爱大桥，大桥就不会伤害你。”孙凤生给叶奇奇绑紧安全带，带着他穿行于钢梁之间。这些地方，孙凤生已经走了30年，大桥的每一个部件，都像自己的手掌一样熟悉。

后来，叶奇奇明白了“孙大圣”的由来。

孙凤生有一项绝活：听声辨病。大桥钢梁3万多吨，靠100多万套螺栓、铆钉连接。桥梁工的日常工作之一，就是检查这些螺栓的状态，及时发现并更换折断、松脱的螺栓。他仅仅通过敲击与倾听，就能精准辨别哪里的螺栓出了问题。

“这有技巧，要敲平整处，不能用力过猛，否则会损伤防锈漆。”一把检查锤，孙凤生把它用活了。“敲螺栓就像敲锣，要认真听声音，完好的螺栓清脆响亮，如果有杂音就是松动或断裂了。”

靠着这绝活，孙凤生发现了不少桥梁病害。“牛腿支架裂纹”一类的典型病害，在他那里根本无处遁形。大桥经历了多次铁路提速和列车加密，依然安然不动稳如山。

有一个冬日，桥面风力超过8级，大桥吊杆晃动异常，检查发现两个阻尼器的钢板疲劳断裂。怎么办？如果此时更换，高空大风，钢梁结冰，作业环境太恶劣。

病害是“野兽”，不能留着过夜，这是孙凤生的口头禅。没有丝毫犹豫，他用绳索把自己与吊篮一同绑在钢梁上，顶着凛冽寒风，高空作业4个小时，成功更换了阻尼器。作业完成时，孙凤生已是全身冻透，四肢麻木。

2016年，孙凤生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孙凤生很低调，从来不提这份荣誉，叶奇奇却知道他的分量，也在心里暗暗刻下了“坐标”：把师傅的绝活学到手，也做一个劳模。

有一次，叶奇奇问师傅：“别人当上工长后，都去管理岗位了，你咋一直守在大桥上？”

孙凤生笑了笑：“习惯了，离不开，每天不上来走一走，浑身哪都不舒服。”那一刻，叶奇奇觉得，师傅俨然已是大桥上的一颗螺栓。

4年之后，叶奇奇告别师傅，来到新的岗位，长江上的另一座大桥——鳊鱼洲长江大桥，成为这座新桥的养修工区区长。

作为京港高铁的“咽喉”，鳊鱼洲长江大桥采用了大量新设备、新技术，养修标准更高，作业方式更智能。叶奇奇带着工友潜心钻研，掌握了大桥健康监测、无人机巡检、机器人探查、激光除锈等现代化养修技能。

现在，叶奇奇也带了徒弟。他常给徒弟们讲“孙大圣”的故事。师傅的绝活，他们其实都已经学会了，但师傅的精神，叶奇奇觉得，得一直讲，一直学，一辈一辈传下去。

### 师傅是壮汉

徐楹琪

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就听人提起，有个毕业多年的师兄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。入职那天，我终于见到师兄真人：头大、腿长、肚子圆，几乎相当于两个我。我平视，只能看到他胸前的口袋。我说“师兄好”，他似乎没听见。后来，领导说，让他带你吧！我挺高兴，也有点忐忑，于是改口“师傅好”。

拜师仪式上，有献花的环节。他弯腰，接过花，对我咧嘴一笑。我好像更尴尬了。后来听在场的同事说，他平时很少笑。还真是这样。师傅总是一副思索的神情，走在路上也是目光凌厉，不知道是在推敲字句，还是在斟酌标点。去食堂吃饭，不管好吃不好吃，他三下五除二就扒拉进肚，面无表情地起身，继续回工位看稿。他的桌面、地面堆满了书稿，谁都没法下脚。他一弯腰，硬生生钻进了书窝子，然后挺直腰板，老僧入定，一直干到天黑。

接触久了，我发现师傅虽然有点古怪，但确实也有不少过人之处，除了一眼能看出字符间距、全角半角这些细节，他还是个“人形数据库”，哪个词在哪册教材的哪一页里出过注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他说，就是多看。

组稿会上，他不再沉默，经常在大家意见马上达成一致的时候，大喊一声“等等”，然后连珠炮一样输出观点，说这样表述可以更精准，那样修改可以更完善。遇到不同意见时，他旁征博引，据理力争，越说越激动，嗓门越来越高，哪管对面坐着领导。看着师傅面红耳赤，我捏一把汗，大气不敢出。有一次散会后，他严肃地问，你怎么不发言？我很惭愧，因为我那时实在讲不出什么。我说，当时身体不舒服。师傅很关心，问我好点没有。我于是更惭愧了。

师傅有时严谨得不近人情，有时又温柔得不可思议。有学生来信，吐槽教材里文言文太难，不想背，让编辑全删了。我看了又气又笑，心想这可咋回。师傅看了，非但不生气，反而耐心给他解释为什么要选文言文，怎么学得好、背得快，拉拉杂杂选一大堆，快赶上了一篇论文了。结尾还不忘祝他学习进步、生活愉快。来信的调皮学生肯定想不到，回信里千叮万嘱的“老母亲”，其实是金钢怒目的壮汉。

去年年底，领导临时让我接手一本马上要出版的教参。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我连滚带爬，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。图表的格式、栏目的体例、古籍的翻译，凡是我拿不准的地方，哪怕在凌晨，师傅也在回复。有时候他忽然没了动静，我以为睡着了，结果不一会儿，他发来一长串的考证，句句在理。

到了截止日期，我的心怦怦直跳，总担心有遗漏的地方，迟迟不敢定稿。天越来越黑，保洁阿姨下班了，想到楼下的排版老师在等，印厂的师傅也在等，我更紧张了。师傅还没回家，他说，他来最后过一遍。我问，是领导让您留下的吗？他说，不是。然后拿起书稿，一页页翻看。稿子很厚，有500多页，他说一处，我改一处。我紧张得下笔都哆嗦。改完之后，他又陪我去找排版老师，确认最后的效果。直到所有程序走完，我的心跳才终于平稳了一点，看看表，已经是第二天了。

走出单位的大门，夜风凛冽。师傅站在路灯下，身影拉得老长。

最动人的劳动，从来都不张扬，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，为后来者铺路。我想，我会一直记得这一天。

### 爷爷的口诀

苗秀侠

在徐旭东的眼里，无人机飞向田野充满诗意：披着阳光的机身，灵巧旋转的桨叶，洒下的细雾状药液，就是无人机写给麦田的诗行。站在千亩农业园里，看着庄稼蓬勃生长，他忍不住念出自创的口诀：“旋翼飞转上天边，智能避障保安全。省时省力效率高，科技助农好丰年。”

儿时的徐旭东，第一次听到口诀，是爷爷徐淙祥说出来的：“深耕细作种足墒，苗齐苗匀齐又壮。”那时他不懂，只觉得爷爷的絮叨真好玩。他总看到爷爷在试验田里劳作，或掀起麦叶细看，或盯着玉米穗端详，对前来取经的村民，念他科学种田的口诀。他自己呢，则喜欢钻进试验田的麦地里玩耍。

念了书，识了字，徐旭东渐渐知道爷爷徐淙祥和别人不一样：爷爷屡创小麦、玉米、大豆单产纪录；爷爷的试验田里，不仅有农民来取经，还有大学教授、中国科学院院士，甚至国外的农业专家前来观摩考察，爷爷也给他们念种田口诀，这样的口诀爷爷有100多条呢。原来，爷爷这么了不起！

在周末或寒暑假，爷爷总要把他带到试验田，让他帮着记录苗情。那年暑假，他随爷爷走进农业园大豆地。豆棵把田野铺成绿玉，仿佛能随时切下一块做成玉佩。蟋蟀在豆棵间跳跃，像和他玩“欲擒故纵”的游戏。但从早晨走到中午，酷暑炎热，他有些受不了，便向爷爷申请去树下休息。爷爷说：“这个点正是观察作物抗逆性的最佳时间，不能错过。”豆大汗珠挂满爷爷花白的鬓角，他忍不住伸手给爷爷擦汗，爷爷笑了，拉住他替他擦拭脑门上的汗水。

大四寒假，皖北大地格外寒冷。爷爷让他在农业园试验田观察麦苗生长情况。北风呼啸，倔强的麦子伏身大地，织成淡淡绿意。爷爷蹲在麦田里，絮絮叨叨给大家讲解一个多小时，徐旭东则边听边记录。当爷爷站起身时，猛一趔趄，差点摔倒。徐旭东一把拽住爷爷，那一刻，盘旋在脑中“大学毕业后是留在省城工作，还是回来和爷爷一起干”的纠结，仿佛突然间有了答案。

临近毕业的初夏，青青麦田生机盎然。徐旭东和爷爷并肩站在麦田深处，麦棵齐刷刷围在他们身边。“我一毕业就回来，和您一起做大农业！”他脱口而出。爷爷没说话，布满老茧的手重重搭在他肩上。

一天，爷爷拿出这些年的记录本，其中有徐旭东记的，但大部分是爷爷记的。看着自己稚嫩的字迹，他心里猛一热。原来，从他少年时起，爷爷就有心带他了。爷爷和他一起温习记录本上的内容，又带他到试验田，教他如何整地、施肥，怎样定点取样、分析，并划给他一块大田和几十块小田，放手让他干。施肥的时候，徐旭东以为只要一次性给足肥，小麦营养成分就赶得上。果真，肥料施足后，麦苗噌噌往上蹿，可到了拔节孕穗期，麦苗却蔫巴了。他向爷爷讨教。爷爷沉声道：“苗儿跟人一样，得用细功夫照料，急不得。得看苗施肥，分期进行，不能‘一炮轰’。”爷爷又赠他一段口诀：“麦苗如人需细养，因地制宜巧补壤。按需施肥循长势，不急不缓稳田仓。”听得徐旭东脸都红了。

此刻，徐旭东举着遥控器，看着无人机返航，阳光打在机身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昔日青涩的少年，如今已成高级农艺师，他的身边，跟着00后的新农人……

### 老徐与小俞

谢沁立

在警院读书时，小俞每天练长跑、学游泳、去健身房挥洒汗水。躺在宿舍床上，他的脑子里总在自导自演一些情节，希望等哪天成了刑警，赤手空拳也能抓捕犯罪嫌疑人。

可是毕业后，到了水警支队报到，看着装备架上的粗绳、斧子、木凿子、锤子、木楔子、大小不同的铁钩子，这个懵懂的青年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没能成为刑警，他感到很失落。

“小伙子，别泄气，时间长了，你就知道咱们水警也不起。”小俞的师傅、民警老徐慢条斯理地说。

师徒俩谈心，小俞记住了老徐的话：水警的每次水中托举，都是对生命的救助；每次把物证捞出水面，都是对法律的维护。

游泳是水警的基本功。小俞曾自诩泳技高超，但在河水中训练时，他发现自己比师傅差远了。老徐一个猛子扎进水中，能探到三四米深的河床，浮出水面时，右手还举着一把小勺子，那是事先扔下去的。这一点，小俞就办不到。于是他安下心来和师傅学本事。

随后的日子，小俞跟着老徐，跑遍城内外的大小水域，熟悉河宽水深、岸边环境，为的是接警后能快速处理事故。在水中救人，是以秒计算的生死时速。他们在河内驾驶警用巡逻艇时，风硬生生吹起警服衣领，在某个瞬间，小俞会想起当年警院宿舍的梦想，他知道，现在也是在实现那个梦想。

入秋的一个深夜，一家金店遭到抢劫，被抢走价值30万元的金银首饰。犯罪嫌疑人最终被抓。经过审讯，他承认将装有赃物的塑料包扔进了河里。他指认的那片水域，十几米宽，约3米深，水下有淤泥。为尽快找到赃物，水警们一边用自制的打捞工具像过筛子一样筛每一寸河床，一边轮流潜进水里，探摸河床，找寻物证。打捞工作进行了10个小时，老徐几次下潜，回到岸边休息时，没有看到小俞的身影。老徐不放心，正四处打量，突然就见水面上伸出一只手臂，手中擎着一个小包，接着，小俞露出头来……

冬天，冰面上的救助，是对水警的考验。

那天傍晚，老徐和小俞徒步在河岸巡逻，他们的背后突然传来呼救声。几十米远的冰面上似有人影。两人迅速转身，小俞奔往事发处，老徐跑向停在附近的警车取工具。冰窟距岸边虽然只有十几米，但处置失当的话，就是生与死的距离。小俞匍匐在冰面上往前爬行，迅速摸清了情况：原来是一人落水，同行者相救，结果冰层开裂，两人同时落水，尽管死死抓住冰面，却怎么也爬不上来。

等小俞靠近冰窟时，老徐也将绳索和救生圈抛了过来，在刺骨的寒风与冰水中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，他们才终于把落水的两个人拽上冰面……

日子水一样地流逝。后来，老徐退休了，小俞成为支队骨干。他出警时，总会想起老徐说过的话、教过的技巧。在刚毕业的水警眼中，他也俨然成了“师傅”。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张健

版式设计：汪哲平 赵德汝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

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